



20世纪文学泰斗

肖洛霍夫

何云波/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肖洛霍夫

TAIDOU CONGSHU · 20SHIJI WENXUE TAIDOU

何云波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成都

网址: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责任编辑: 孙 毅

封面设计: 邱云松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伍登富

泰斗丛书

·20 世纪文学泰斗·

肖洛霍夫

何云波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80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787-8/K·649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序

吴元迈

在人类文学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文学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个文学思潮流派蜂拥而起，异彩纷呈的世纪，也是一个文学思潮流派花开花落，更替频繁的世纪。在这个如此蔚为壮观的文学世纪中，出现了一批遐迩闻名的文学大家，他们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不懈的努力和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为丰富源远流长的人类文学宝库，作出了巨大而独特的奉献。今天，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学泰斗”丛书，就是为了介绍和阐述20世纪世界各国杰出作家及其生涯与命运、创作历程与艺术成就，以便读者对他们有一个全面了解。我们将在数年内分期分批推出这套丛书。

所谓“20世纪文学泰斗”，是比喻那些在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卓越成就和重要地位，而为人们所敬仰的作家。“文学泰斗”的涵义相当于欧美各国的“经典作家”一词，它来源于拉丁文的“classicus”，即“第一流”、“第一等”、“公认

的”意思。

每个文学时代由于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的不同，都有自己时代的经典。尽管人类文学的经典并不相同，既包括文学观念或主题，也包括文学内容或形式、方面的差异；然而构成每个文学时代的文学泰斗或经典作家创作的那些基本成分，诸如高超的艺术和永久的魅力、巨大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深度、涵义的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等，则是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

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每个文学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决不会随着该时代的逝去而成为过去；相反，其所蕴含的客观真理、生活经验、审美价值、艺术潜能等，总是和世代代人们的生活息息相连，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所以，马克思写道：“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其实，不仅是古希腊的艺术和荷马的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和启迪，而且四轮马车时代和蒸汽机时代所创作的那些卓越作品，也都如此。歌德有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写道：“普希金不是随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每一个时代都要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这个时代把这些现象理解得多么正确，总要留给下一代说些什么新的、更正确的话，并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把一切话都说完。”

我想，每个文学时代的优秀作家都像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一样，是“说不尽的”，都属于要“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

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

如果每个文学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泰斗和经典，那么，20世纪是怎样的一个文学世纪，都产生了哪些文学泰斗和经典呢？

20世纪的文学地图与19世纪的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外，还有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发展中国家文学。这是20世纪文学的新气象。在今天，要谈论20世纪文学，不可能不提到大步走向世界文坛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者，不可能不提到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小国——哥伦比亚的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在非洲，特别是在“黑非洲”，本世纪6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如今在那里民族文学却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而且给世界文学奉献了好几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如尼日利亚的渥雷·索因卡等。

在20世纪文学的格局中，现实主义虽不再“一统天下”，但它仍然是强劲的重要的一极。换句话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或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并没有终结，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在司汤达和巴尔扎克、萨克雷和狄更斯、普希金和列夫·托尔斯泰、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之后，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和风采的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诸如罗曼·罗兰、法朗士、马丁·杜伽尔、托马斯·曼、亨利·曼、伯尔、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德莱塞、斯坦伯克、布宁、泰戈尔等。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观念、新的特点、新的倾向，审美地和敏感地反映和表现了动荡不安的时代，复杂和矛盾的生活，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苦难命运，他们在艺术上继承和发展

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形式和手法，并且广泛地采用了蒙太奇、意识流、抽象、荒诞、直接或间接的内心独白以及传说和神话等。20世纪现实主义在形式和手法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非现实主义流派的形式和手法的借鉴和吸纳，决不是现实主义的危机和异化，相反，这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列宁说：“随着每个时代的发现，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更不用谈论人类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我想，文艺创作也不例外。布莱希特有一句名言：“关于文学形式，必须去问现实，而不是去问美学，也不是去问现实主义美学。”这就是说，20世纪现实主义的形式和手法的演进，乃是生活和时代的使然。

在20世纪文学格局中，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它萌发于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思潮血肉相连，是人类文学发展中的一种新型文学，其创作方法基本上属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由西欧转移到俄国，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异军突起，出现了以高尔基和绥拉菲莫维奇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作家和诗人。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迅速从欧洲扩展到亚洲、美洲各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代表者，如约翰·里德、高尔德、巴比塞、瓦扬一古久里、奥凯西、贝希尔、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肖洛霍夫、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伏契克、安德里奇、尼克索、鲁迅、郭沫若、茅盾、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欧亚两洲相继

出现十几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以苏联文学为师，与苏联文学息息相连。这个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学），几乎与世界资本主义文学平分秋色。这是20世纪文学发展历程中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然而，从80年代中期起，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先后迅速面向西方，终于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倾覆和苏联的解体，使它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复存在。这是20世纪一次震撼世界的事件，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次严重挫折，它将留给人们长远和无尽的思考与探索。但是，社会主义文学在全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未来还会有长足的发展。

20世纪文学格局中，现代主义文学也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它萌发于19和20世纪之交，是一种极为庞杂的文学现象，包括欧美各国为数众多而又相对独立的诸流派，如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立方主义、抽象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如普鲁斯特、瓦莱里、加缪、萨特、乔伊斯、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芙、卡夫卡、格拉斯、斯特林堡、恰佩克、海勒、勃洛克、别雷、阿赫玛托娃等。尽管现代主义的每个流派的产生和存在时间、意义、价值、影响不同，具有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特点，某些流派甚至相互否定，但它们在哲学思想和文化历史等方面，又具有许多内在的共同性，都竭力地在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对立和异化，以及自我的探索和思考。在这方面，卡夫卡的创作是最富代表性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状态的一种象征。在艺术形

式和表现手法上，现代主义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性和反规范性，更多地使用象征、隐喻、时空颠倒、意识流、复杂多变的情绪与印象、潜意识、荒诞、抽象等，而且往往把它们推向极至。但是，现代派的这些共同性，不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都不排斥每一流派探索的多样性。

至于20世纪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无论在它的起始时间、它的实质、它的代表作、它和现代主义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在国外和国内都是有争议的和难以界定的。因此，对20世纪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不仅如此，对某些作家的作品，例如海明威、福克纳等的创作，究竟归于现实主义还是归于现代主义范畴，也难以界定。或许就存在这样的混合型和综合性的东西。总之，20世纪文学中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以上是我对20世纪文学的一点粗浅看法，权且就作该丛书的序，尽管为单本书作序很难，为丛书作序自然就更难，但有总比没有好。

引言：走近肖洛霍夫

在 20 世纪的众多文学大师中，肖洛霍夫是惟一的一个兼得价值标准大相径庭的斯大林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经过几番曲折之后，苏联和西方，都同时接受了肖洛霍夫，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当然，苏联与西方，在接受肖洛霍夫时，其视角并不一样。西方看重的是肖洛霍夫作为共产党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非党性、客观性。而苏联，30 年代曾有人把肖洛霍夫当作“农民作家”、“同路人作家”，甚至是“富农阶级的代言人”。而随着 1941 年《静静的顿河》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所有反对的声音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苏维埃时代的编年史家，时代的歌手巨大的天才……种种桂冠都戴在了肖洛霍夫头上。肖洛霍夫，越来越被罩上神圣的光环。

褒也罢，贬也罢，对肖洛霍夫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许本

身便说明了肖洛霍夫是多面的。这个自小生活在顿河哥萨克中的“外地人”，从他的祖父辈开始，就开始在顿河谋生，喝着顿河水，顿河日益融化在他们的血脉之中。耳濡目染的长期浸润，使肖洛霍夫身上也日益染上了种种哥萨克习性：粗豪、耿直、好斗、执拗……但他毕竟不是哥萨克。哥萨克尽管也是来自俄罗斯内地的“移民”，但一旦在顿河扎根，他们对俄罗斯“庄稼佬”又具有着一种心理优越感，以至后来的“移民”，也都成了“外来户”，始终难以真正地融入到哥萨克群体中。肖洛霍夫一家，便面临着这样一种生存的尴尬。而边缘地位，又恰恰为肖洛霍夫提供了一个透视哥萨克的独特视角，使他既能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

当国内战争在顿河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15岁的肖洛霍夫积极投身于其中，在战后，他又只身来到莫斯科，希望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而后成为一名作家。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肖洛霍夫向主流文化的靠拢。但城市并没有为肖洛霍夫提供一席之地。生活的困顿，与城市的格格不入，使肖洛霍夫最终又回到了他的所来之处。

肖洛霍夫这次向城市的进军与撤退，可说深有意义。在20年代的苏联，革命与城市，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托洛斯基在《文学与革命》中认为，革命首先是城市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文明的产物。一个丧失了城市领导的俄罗斯，将永远到达不了社会主义。因而，对待代表革命的城市的不同态度，便决定了作家的艺术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洛斯基把对待城市的态度不光看做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世界观的问题”，“大艺术的问题”。

对待城市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作家的艺术走向。正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一个情节：保尔的哥哥阿尔青，作为“世代相袭的血统工人”，放弃已相爱三年的“缝纫厂的漂亮女工加琳娜”，而娶了一个“很丑的”、“贫穷的农民”出身的女人。保尔为此大不以为然。在保尔看来，农村是滋生“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温床，阿尔青把下班后的所有精力用在农活上，结果就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保尔急急忙忙离开阿尔青，离开那个僻静、乏味的小城：

那座城市以其雄伟的景象，勃勃的生气，川流不息，喧闹的人群，以及电车的轰鸣、汽车的喇叭声使他为之神往，而最具吸引力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煤烟熏黑的车间、机器以及滑轮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急速旋转、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机油味的地方，向往那早已习惯的一切。^[1]

当保尔要把他跟故乡小城的联系“连根拔掉”的时候，肖洛霍夫却返回了故乡，他心爱的主人公格里高力在连年的厮杀中时时盼望的也是回到故乡那片土地。面对以城市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肖洛霍夫仍然是个边缘人，顿河乡土，成为他生存与写作的根基。

当肖洛霍夫在20多岁即写出了《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当小说获得巨大成功，人们惊异了，一个中学没读完的、生活在遥远偏僻之地的小伙子，怎么竟会写出如此让世界惊异的作品。关于小说的真正作者的各种流言蜚语不翼而飞，并且延续到今天。关于小说著作权的争论，固然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有一点恐怕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肖洛霍夫的身份。试

想，假如来自顿河的肖洛霍夫，在莫斯科受到了所谓的“良好的正规教育”，人们还会有那么多的“猜测”吗？

肖洛霍夫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事实上他是不断在竭力靠近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有时，甚至给人以“左”的印象。1936、1937、1938年三次大清洗，不少作家、学者受到迫害，肖洛霍夫自己也受到很大冲击。到1939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时，连日丹诺夫也承认，在过去的大清洗中有过火行为，使不少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可是肖洛霍夫却在同一次会上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演说，认为苏联文学的队伍中由于清除了“敌人”，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健康了。

另一件事是对待通常被认为“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的态度。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为《日瓦戈医生》首先在国外发表，又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会籍。肖洛霍夫曾发表谈话，说《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把一个人开除出作家协会并不是在经济上使他为难，而是要激发他的天良。在1967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会上不同倾向的作家展开争论。索尔仁尼琴在给大会的一封信中提到出版自由的问题。肖洛霍夫对一些青年作家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出版自由”之类的呼声感到恼火，他说，“最近西方发出了不少呼声，赞成给我们苏联作家以创作的‘自由’。这是一批不请自来的拉拉队长。他们当中有中央情报局……某些美国议员，狂热的白卫分子，叛徒阿利卢耶娃，还有臭名昭著的，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克伦斯基。我们那些热衷于出版自由的人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与这样一些乌七八糟的人为伍的。”^[2]

把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当作“祖国的敌人和叛徒”，与之坚决划清界线，从中可以看出肖洛霍夫所持的政治态度。肖洛霍夫在很多公开场合的发言、演说，都表现得非常正统，但对照他的作品，可以发现，他要公开辩白的和他在作品中实际表现的东西，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便让人产生疑问，他在某些场合说的话，是否完全出自真心？抑或，有时是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得以顺利发表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坦白地说，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是无法纳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中的。但他最终能为“正统”所接受，并在晚年享尽殊荣，成为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斯大林文学奖、列宁奖金获得者，并获五枚列宁勋章、两枚镰与锤金质奖章……相对于那些被打入冷宫的“非主流”作家，同样有些离经叛道的肖洛霍夫，则表现出了更多的生存的“智慧”。

肖洛霍夫是苏联乃至世界都非常“著名”的作家，但奇怪的是，他的传记资料却非常匮乏。肖洛霍夫一生很少谈论自己，可为研究者提供便利的人径的书信、日记资料也少得可怜。这其中是否有作家的难言之隐，我们便不得而知了。肖洛霍夫似乎把内心的许多话语，都赋予在了小说——这一虚构的世界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有时，又何妨在他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

肖洛霍夫曾说，我的自传就在我的书里，而写作，乃是“翻转、裸露和展示自己赤裸裸的心”。^[3]肖洛霍夫奉行的创作的惟一的原则，便是真实，他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有时，在“心灵的指示”与“现实的需要”之间，又面临着种种矛盾。在“现实”许可的前提下，尽可能听从“心灵

的指示”，肖洛霍夫为此费尽心机。这也由此导致，在肖洛霍夫的小说中，总似乎有多种声音在喧哗、对话、争辩。现实造就了“多面”的肖洛霍夫，“多面”的肖洛霍夫决定了其作品的多重价值取向，而作品的多种“声音”又往往迷惑了读者乃至职业评论家，大家各执一词，都自以为找到了开启肖洛霍夫心灵之门的惟一钥匙。

有论者曾揭示过《静静的顿河》的两重话语：关于真理的话语和关于“人的魅力”的话语。前一套话语构成了处于中心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后一套话语则更多地体现了肖洛霍夫对人的价值评判标准。两套话语交相发挥作用，使小说亦不断在“中心和边缘”之间左右摇摆。^[4]如果沿着这一路径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小说至少还存在着第三套话语，即肖洛霍夫作为自小生活在哥萨克中、对顿河乡土有着本能亲切感的作家，在作品中注入的乡土话语。革命、人性与乡土，既相依存又相冲突。有时，同一话语本身，也是矛盾的。正像关于人性的话语，作品既表现了“人的魅力”，以格里高力、阿克西妮亚为代表的普通哥萨克的美好人性和充沛的生命激情；又通过表现战争的残酷，揭示了敌我双方在为正义、信仰而战的旗帜下隐含的人性的攻击性、破坏性冲动，人的可怕的嗜血欲望。多重话语的对话，造就了作品的思想的内在张力及解读的多种可能。

不光是《静静的顿河》，在肖洛霍夫的其他小说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不同声音的争辩。《新垦地》被公认为肖洛霍夫与时代节拍跟得最紧的一部作品。特别是小说第一部，明显是要为斯大林、为农业集体化唱赞歌的。可就是在这赞歌中，我

们也时时可听到一些不谐和的音调。基多克从赤卫军中回来后拼命发家致富，集体化运动中被当作富农扫地出门；阿赫华特金在号召加入集体农庄的动员会上担心有的人不会卖力干活，后来果真成为现实；一些农户按自愿原则的政策退出集体农庄后，集体农庄却不肯将农具和种子发还他们，直接导致达维多夫挨打……如此种种，构成了与主导话语对话的另一种声音。

而像《顿河故事》中革命与伦理亲情的纠结；《人的命运》在歌颂一个普通苏联士兵的无畏精神与美好人性的同时，所暗含的反战的声音；《他们为祖国而战》在肖洛霍夫试图融入更多思考时，终于成为永远的未竟之作……肖洛霍夫的小说，再现了一个无限丰富的世界，让你目不暇接。同时，他又像一个迷宫，藏着许多条道路，许多个出口，而当你自以为找到了惟一的正道时，你可能正处在迷途之中，乱花渐欲迷人眼，不知今夕是何夕。

肖洛霍夫一生写下了许多个悲剧故事，而他自己的命运，究竟是悲是喜，实在无法说清。徘徊于“中心”与“边缘”之间，既要迎合“中心”，又要保持“边缘”的独立地位，最终能够同时为苏联与西方两个世界所接受，肖洛霍夫为此的付出，恐怕是局外人难以完全体会的。肖洛霍夫的夫人玛丽亚·彼得罗夫娜曾无限感慨地说：“肖洛霍夫实在是维约申斯克的一个囚徒，一个悲剧人物。”^[5]这可能跟30年代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肖洛霍夫曾遭遇的命运有关，但从肖洛霍夫的充满悲剧气氛的作品中，我们何尝不可以发现创作者内心世界的一些隐秘与曲折。

肖洛霍夫在15年前就已经走了，但在维约申斯克，在顿

河，在俄罗斯，在世界，仍处处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当我们阅读他时，他似乎离我们很近；而当我们试图解释他时，他又变得非常的遥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且让我们沿着顿河，去追寻肖洛霍夫的踪迹，去作一番充满冒险乐趣的灵魂的漫游。

.....

- [1] 奥斯特罗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林出版社，1995年，第172页。
- [2] 爱德华·布朗：《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30页。
- [3] 转引自孙美玲：《九死一生的肖洛霍夫》，世界文学，1997. 3
- [4] 刘亚丁：《苏联文学沉思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1~108页。
- [5] 俄罗斯报，1994. 2. 7